

绪 论

一、本书的目的和意义

1991年12月25日,盛极一时的超级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寿终正寝。苏联解体不仅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也改变了苏联地区的地缘力量配置。原本统一的地理空间在超级大国崩溃后分为15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作为苏联最有影响力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继承了其大部分领土和经济、军事潜力,仍然是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但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的改变对国际局势和俄罗斯的地缘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构建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维护美国自身安全,扩展美国民主、人权价值观,美国在欧洲积极推进北约东扩战略,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防止俄罗斯东山再起。俄罗斯地缘安全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东欧剧变、华约解散使俄罗斯失去了对抗北约东扩的第一道安全防御屏障,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乌克兰的独立使俄罗斯对抗北约的第二道安全战略屏障变得支离破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中亚五国的独立使俄罗斯丧失了高加索与中亚广袤的战略纵深地带。在北约东扩不断蚕食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而现有的欧安组织等多边安全机制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条件下,整合独联体国家,保持俄罗斯对独联体的影响力,成为俄罗斯对抗北约东扩、维护自身战略利益、彰显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关键。



在俄罗斯重振大国雄风、实现强国之梦的宏伟蓝图中,俄罗斯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一体化建设占有重要地位。而乌克兰是俄罗斯推行独联体一体化政策的重中之重。乌克兰地处欧亚大陆战略要冲,领土面积位居欧洲第二,自古以来就是各种地缘政治力量角逐的舞台,从未真正建立过独立的主权国家,苏联解体为乌克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作为独立主权国家出现在欧洲与俄罗斯地缘政治的交汇点。很多地缘政治学家认为,乌克兰的独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化之一,乌克兰的外交走向直接关系到冷战后东西方地缘战略的平衡及未来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化。如果俄罗斯控制了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棋盘上的支轴国家乌克兰,它便将重新获得成为地跨欧亚的强大帝国的资本。目前,北约、欧盟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正在展开势力范围的激烈争夺。无论欧盟,还是北约,都把乌克兰视为实现东扩战略的重要一环,试图早日使乌克兰融入欧洲文明的大家庭。而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则意味着俄罗斯对独联体这一传统势力范围的影响日渐式微。为了遏制乌克兰的离心倾向,俄罗斯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对乌克兰施加影响。乌克兰始终处于大国之间的夹缝之中,承受着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巨大压力。而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痛苦记忆、俄乌解不开的历史恩怨使今天的乌克兰把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早日融入欧洲文明大家庭,成为连接俄罗斯与欧洲文明的桥梁,发挥一个欧洲大国应有的作用作为自身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

乌克兰融入欧洲的战略目标令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与乌克兰渐行渐远。围绕着天然气纠纷、乌克兰饥荒、克里米亚半岛争端、黑海舰队的划分、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等问题,俄乌之间龃龉不断,俄乌两国关系因此成为俄罗斯外交和国际社会的热点话题。近些年,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学者纷纷发表著述,来解读错综复杂的两国关系。而随着近些年中国与俄罗斯、乌克兰的交往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和政治家开始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外交走向,以及俄乌关系的发展变化可能给国际局势和中俄、中乌合作带来的影响。

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研究苏联解体后的俄乌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研究俄乌关系是了解俄罗斯对外政策,特别是俄罗斯与北约及欧盟关系的重要切入点。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与北约和欧盟的关系进入了新阶段。随着北约和欧盟双东扩战略的实施,乌克兰成为俄罗斯与北约、欧盟之间的重要缓冲带:对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加入北约将对其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乌

乌克兰加入欧盟则会使其经济利益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俄乌关系的走向将直接影响俄罗斯与北约、欧盟的关系,从而对欧洲未来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其次,研究俄乌关系对于中国发展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与乌克兰虽然相隔万里,但是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决定了乌克兰在中国的欧洲外交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近些年,俄罗斯、乌克兰明显加强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因此,了解俄乌关系是我们处理好中俄关系、中乌关系的关键环节。目前,俄罗斯向欧洲出口的绝大部分天然气需要由乌克兰过境,乌克兰所需的80%的石油需要从俄罗斯进口。近些年,俄乌围绕天然气运输、历史恩怨、乌克兰与欧盟和北约关系等问题纷争迭起。俄罗斯与欧洲国家的油气资源贸易因此大受影响。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俄罗斯在加紧修建绕过乌克兰向欧洲输气管道的同时,有意加强与中国等亚太国家的能源合作,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从这一点来说,俄乌关系直接关系到中俄能源合作及中国的能源安全。乌克兰是苏联重要的军工产品生产基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军工领域仍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俄罗斯向国外出口的很多武器的零部件,包括向中国出口的部分飞机的发动机均为乌克兰生产。近几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中国军火市场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态势。如何利用俄乌关系的新动向来推进我们与上述两国的军工合作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

最后,探讨俄乌关系是预测独联体一体化走势的关键环节。俄罗斯与乌克兰是独联体的重要成员,在经济上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种种迹象表明,俄罗斯试图通过拉拢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独联体国家建立一体化空间以抗衡北约和欧盟的东扩政策。而欧盟则有意在未来吸收乌克兰成为其成员国。与对独联体一体化持温和态度的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相比,乌克兰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在外交政策上表现出明显的西化倾向,对独联体一体化持保留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乌克兰在与俄罗斯或欧盟实现一体化的道路之间做出何种选择将直接关系到独联体一体化的未来。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对俄乌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对苏研究主要



集中在中苏关系,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历史、文化等领域,对于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乌克兰并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初是中苏友好时期,国内关于乌克兰的著述主要介绍乌克兰作为苏联大家庭中的一员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的诸多成就,而关于苏联政策失误给乌克兰这一加盟共和国造成的影响着墨不多,对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饥荒给乌克兰造成的后果较少提及。例如,王逵等在《苏联乌克兰赫鲁晓夫集体农庄》(东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页)一书中写道:经过农业集体化,“分散的、落后的、个体的小农经济已经彻底地改造了,代替小农经济的是繁荣的、富裕的、使用机器生产的大规模的集体农庄。人剥削人的现象没有了,破产下降的人没有了。人们过着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

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中国学者在介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关系时又走入了另一个误区,着重宣扬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给苏联少数民族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沈允在《乌克兰民族问题——对苏联民族问题历史渊源的探讨》(《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4期,第91、95页)一文中指出:“沙皇俄国从17世纪以来,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大陆殖民扩张,对完全不同的数十个民族进行了野蛮的征服,确立了残暴的统治并将它们陆续并入自己的版图。从历史上看,这些民族与统治它们的大俄罗斯民族之间存在着尖锐的、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17世纪鲍格丹·赫麦尔尼茨基带领其国家和人民投靠沙俄绝不象当今苏联史学界所说的那样,是乌克兰人民的幸福,是他们唯一的和最好的出路。”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乌克兰各自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在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随着中国与俄乌两国交往日益加深,国内研究俄乌关系的文章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目前,中国学者的研究著述多集中于历史上的俄乌关系,乌克兰地缘政治环境与外交特点,俄乌经济关系,乌克兰国内局势,北约、欧盟及乌克兰国内局势对俄乌关系的影响等方面,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

在研究俄乌经济关系方面,张弘的《冲突与合作:解读乌克兰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1991~2008)》(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从地缘政治经济、双边贸易、相互投资以及两国产业合作与竞争的角度全面探讨了冷战结束后的俄乌经济关系。作者通过分析两国经济关系发展的历程和影响两国经济关系的矛盾症结得出结论:从宏观层面上看,未来俄乌的经济联系会逐渐减少,独联体

框架下的经济一体化不容乐观;从微观层面上看,按市场原则处理能源问题是解决俄乌经济关系问题的关键;从制度层面上看,缺乏有效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导致两国经济争端经常失控;从国际层面上看,大国政治经济关系的调整使俄乌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郭连成的专著——《从苏联到俄罗斯、乌克兰——若干经济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俄罗斯、乌克兰独立后的经济问题,其主要观点为: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俄罗斯与乌克兰紧密的经贸关系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乌克兰很难摆脱在能源和市场上对俄罗斯的严重依赖。时而紧张,时而缓和的政治关系是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

在从政治、文化和外交层面上探讨俄乌关系的著述中,董晓阳、何卫的《乌克兰:东西方争夺的焦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2001年版)值得一提。这本专著分析了乌克兰在欧洲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角度详尽阐释了影响俄乌关系的诸多因素。何卫主编的另一本著作——《十年巨变——新东欧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利用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介绍了苏联解体后的十年中,乌克兰社会、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变化。郑羽、李建民的《独联体十年——现状·问题·前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是一部研究独联体地区的专著。该书的上篇分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独联体政策、独联体一体化问题,以及影响俄乌关系的领土、核武器、地区安全、能源和生态问题,为我们从政治、安全、外交领域解读俄乌关系提供了借鉴。东西部纷争是乌克兰国内政局的显著特点和影响乌克兰外交的重要因素,国内很多学者从这一角度来探讨俄乌关系和乌克兰外交走势。何卫的研究报告——《近几年乌克兰政局分析》(见《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发展报告(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从乌克兰政坛的动荡现状分析了影响俄乌关系的不利因素。王生团在《论述俄罗斯制约乌克兰西化进程的几个因素》(《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8年第3期,第13~17页)一文中介绍了乌克兰西化的背景、西化政策对俄罗斯安全的影响,以及俄罗斯制约乌克兰西化的措施。王栋的论文《乌克兰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苏州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从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两个层面分析乌克兰国家利益,指出乌克兰国情的复杂性决定了乌克兰国家利益的复杂性,乌克兰战略定位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乌克兰国家利益的不确定性。毕洪业的论文《乌克兰政局动荡背后的俄美利益博弈》(《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1期,第56~62页)是从美国视角



研究俄乌关系的上乘之作。文章精辟地分析了冷战后美国和俄罗斯围绕乌克兰这一势力范围展开的外交博弈,阐释了美国在独联体国家推行颜色革命给乌克兰政局,特别是俄乌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张弘的《社会转型中的国家认同:乌克兰的案例研究》(《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6期,第1~9页)是从乌克兰国家认同的视角分析乌克兰外交政策和俄乌关系的佳作。文章从历史、文化、宗教、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方面揭示了乌克兰面临的认同危机,以及上述认同危机对俄乌关系的重要影响。

王庆平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的又一力作。这部专著分为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的历史溯源、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的现状考察、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的影响因素、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的未来走势四部分,对俄乌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探究。在专著的精华部分——第三章,作者从地缘文化的独特视角解读了乌克兰的对外政策和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历史原因导致了乌克兰东正教教徒多集中在东部和南部,而天主教教徒多分布在乌克兰西部地区。乌克兰两大宗教(东正教和天主教)分布的地域差异客观上使乌克兰东西部形成了文明的断裂带。乌克兰社会文化的二元性对乌克兰外交政策和俄乌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认同西方文明的党派执政,乌克兰就自然实行亲欧疏俄的对外政策;如果认同俄罗斯东正教文明的党派执政,乌克兰就会实行与俄罗斯友好合作的对外政策。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的几次总统大选鲜明地展现了处于文明断裂带上的乌克兰社会文化的二元性特征。

历史因素是影响俄乌关系的重要方面。顾志红的《非常邻国——乌克兰和俄罗斯》(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是一部较为系统的、全方位论述俄乌关系的专著,从基辅罗斯时代的东斯拉夫民族一直到当代俄乌关系均有所涉及。该书对于影响俄乌关系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现实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阐释,为学者们今后研究俄乌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乌克兰饥荒是影响俄乌关系的重要问题。刘俊燕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就1932—1933年饥荒问题的外交博弈》(《当代世界》2008年第10期,第36~38页)一文介绍了乌克兰饥荒产生的原因及俄乌围绕饥荒问题如何定性产生的外交争端。作者认为,饥荒是由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在苏联的自然灾害,斯大林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对待富农政策失误等多种因素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尽管饥荒造成了上百万乌克兰民众的非正常死亡,但是我们很难认同尤先科政府



的观点:乌克兰大饥荒是斯大林针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行动。因为,饥荒不仅发生在乌克兰,而且波及苏联很多地区,由于乌克兰是苏联重要的粮仓和富农最多的地区,因而成为饥荒的重灾区。李燕的《“苏联 1932—1933 年饥荒”问题研究综述》(《西伯利亚研究》2008 年第 6 期,第 61~67 页)是一篇全面介绍国内外史学界关于饥荒研究动态的文章。¹作者首先谈到了饥荒问题的由来:苏联 1932~1933 年的饥荒最早被流亡在西方的乌克兰学者公布于世。但在苏联,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一问题始终是学术界研究的禁区。直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实行后,饥荒问题才得以首次在乌克兰公开讨论。作者还介绍了俄罗斯、乌克兰和西方政界、学术界围绕饥荒起因、死亡人数、斯大林对饥荒应负的责任,以及饥荒是不是苏联政府针对乌克兰人民采取的种族灭绝政策展开的争论。

在国内研究俄乌关系的众多学者中,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赵云中教授。这位老先生于 2005 年出版了一部很有价值的俄乌关系史专著:《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这部书从远古时代的乌克兰、基辅罗斯时代的乌克兰、立陶宛与波兰统治下的乌克兰、沙皇俄国和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乌克兰、乌克兰哥萨克运动的兴衰、乌克兰的国家复兴等几个部分对 1917 年前的乌俄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并介绍了乌克兰史学界有关早期乌俄关系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是我们国内从乌克兰视角解读历史上乌俄关系的开山之作。此前,国内一些介绍俄国历史的著述虽然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俄乌关系,但因多引证俄文资料,其观点难免有失偏颇。赵云中先生利用在中国驻乌克兰使馆工作的机会,搜集了大量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有关乌俄关系的珍贵史料,他所做的工作为国内学者更为客观地研究俄乌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依据翔实的外文资料,凭借坚实的语言功底、深厚的知识底蕴、严谨的治学态度,老先生经过十余年的呕心沥血铸就了这部恢宏力作。鉴于赵先生为传播乌克兰的历史、文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尤先科总统还特别授予他“乌克兰三级功勋勋章”。这是对老先生学术地位的充分肯定。

自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国内涌现出一批研究俄乌关系的著述。比较有代表性的著述有:《乌克兰变局真相》(《乌克兰变局真相》编写组,新华出版社,2014 年版)。这本书对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演变,危机背后牵涉的历史因素,特别是克里米亚问题和俄乌关系进行了全景式描述。作者认为,乌克兰问题不仅



涉及深刻复杂的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背景,也折射出大国角力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柳丰华的《乌克兰危机:内因、大国博弈因素与前景》(《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3期,第11~20页)首先从乌克兰东西部分歧、经济凋敝和俄欧竞争因素三个方面分析了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并从俄美博弈的视角对乌克兰危机的前景做出预测。作者认为,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乌克兰东部不大可能重复“克里米亚模式”,但不排除这种可能或者重复“南奥塞梯模式”的可能。

(二)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研究现状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和乌克兰学术界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两国关系的著述,其研究的侧重点集中在两国油气争端、乌克兰地缘政治特点、历史上的俄乌关系、影响俄乌关系的主要因素,以及俄乌统一经济空间建设的前景等方面。

俄乌经济关系领域的研究一直颇受重视。

С. И. 皮罗日科夫等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经济相互依赖问题》(Пирожков С. И. и др. Украина-Россия: проблем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Киев: НИУРО. 2000.)一书中指出,作为苏联两个重要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与乌克兰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苏联解体后,俄乌两国仍无法摆脱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乌克兰是苏联军工产品的生产基地,没有乌克兰军工企业的合作,俄罗斯军工企业产品的研发和出口都将受到严重影响,俄罗斯向欧洲出口的天然气绝大部分需要从乌克兰过境,而乌克兰所需的油气资源主要依靠从俄罗斯进口。从长远看,在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中,乌克兰明显处于劣势:尽管乌克兰出于对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试图实现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但在短时间内,乌克兰很难找到更为合适的能源供给国。而俄罗斯因受到俄乌天然气争端的影响,开始修建绕过乌克兰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南溪”和“北溪”管道,逐渐减少对乌克兰出口管线的依赖。

П. 格里戈利的论文《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军工合作》(Григорий Перепелица.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Украины, Беларуси и России.)介绍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军工企业的现状及合作前景。作者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70%的军工企业和79%的最终产品生产能力,乌克兰则继承了17%的军工企业。由于俄罗斯军工生产环节的非封闭性,乌克兰负责向俄罗斯供应成套设备及其零部件,扮演俄罗斯军工企业最终产品组装车间的角色。乌克兰军队武器装备的国产化水平只有15%~18%,独立生产的军事装备还不到其武装力量需求的3%,军工企业80%的成套设备依赖俄罗斯供

应。如果没有俄罗斯军工企业的合作,乌克兰实际上无法真正生产军需品。未来俄罗斯与乌克兰在航空运输、导弹和轮船制造等领域仍将维持紧密合作的关系。

О.巴拉基列娃的《统一经济空间的一体化问题:乌克兰社会舆论》(Балакирева О. Проблемы интеграции в един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на Украине // Мир перемен. 2007. №1.)是一篇在分析俄乌经济一体化前景方面很有见地的文章。作者认为,从总体上讲,与俄罗斯建立统一经济空间对乌克兰而言有利有弊。加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一体化空间将消除乌克兰与上述三国的贸易壁垒,促进彼此间的经贸关系发展。俄罗斯将继续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向乌克兰供应油气资源,这对促进乌克兰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意义重大。但是,加入上述一体化空间会使乌克兰失去与欧盟实现一体化的机会,将对乌克兰融入欧洲的外交战略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乌克兰国内政坛震动频繁,东部乌克兰倾向于与俄罗斯实现经济一体化,而亲西方情绪明显的西部乌克兰则希望未来的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实现一体化对乌克兰经济更为有利。鉴于以上因素,作者提出了未来乌克兰与俄罗斯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对策:乌克兰应当继续加强与欧盟的经济联系,同时探讨以“1+3”的方式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建立特殊经济联盟的可能性。

历史上的俄乌关系是俄罗斯学者研究的又一热点。

А. Б. 希罗科拉德在《乌克兰秘史》(Широкоград А. Б.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 М.: Вече. 2008. С. 280 - 300.)一书中介绍了1654年乌克兰与俄罗斯签署《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背景及其影响。作者认为,为了摆脱波兰的殖民统治,乌克兰盖特曼首领赫梅利尼茨基最终选择与俄国结盟。根据《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乌克兰成为沙皇俄国管辖下拥有一定自治权利的政治实体。在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乌克兰盖特曼的权力被逐渐取消,乌克兰最终成为沙皇俄国的普通行省。

А. 马尔丘科夫的《19世纪20—30年代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民族运动》(Андрей Марчуков. Украин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УССР. 1920 - 1930-е годы. М.: Наука. 2006. С. 57 - 113.)一书详尽地分析了历史上乌克兰民族运动的起源、过程及其失败的根源。作者认为,在沙皇俄国时期,这一运动的失败既有内因,也有外因。从内部因素来看,乌克兰民族运动力量分散,



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势力,从外部因素来看,乌克兰邻国觊觎乌克兰的领土,因此并没有真正支持乌克兰的民族运动,而是利用乌克兰民族运动的困境坐收渔利。另外,历代沙皇政府的民族同化政策对乌克兰民族运动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Е. 博里肖诺克在《1920 ~ 1930 年苏维埃的乌克兰化现象》(Елена Борисенко. Феномен советской украинизации 1920 – 1930-е годы. М.: Европа. 2006. С. 172 – 203.)一书中介绍了 20 世纪 20 ~ 30 年代苏维埃政府对乌克兰的政策,从国际环境和国内因素两个方面对苏维埃政府取消乌克兰化的原因做了全面分析。作者指出,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在执政初期努力扩大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自治权利,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最初也延续了列宁的这一做法,但是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波兰、英国等国家的反苏行动使斯大林非常担心与波兰接壤的乌克兰会成为西方国家分裂苏联的前沿地带,乌克兰领导人卷入国内政治斗争及乌克兰民众对农业集体化的强烈反对更使斯大林确信,必须收回给予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各项自治权利,并用高压手段来控制乌克兰的政治局势。因此,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前,斯大林完全取消了乌克兰化政策。

Н. Ф. 布加伊在专著《斯大林特别文件夹中的乌克兰人民》(Бугай Н. Ф. Народы Украины в «Особой папке Сталина». М.: Наука. 2006. С. 144 – 198.)中利用大量新公布的档案文献介绍了 20 世纪 30 至 50 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强制迁移少数民族给乌克兰民众带来的心理创伤。

20 世纪 30 年代的乌克兰饥荒问题是俄罗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冷战结束后,乌克兰和俄罗斯陆续公布了有关饥荒的档案文献。依据这些文献,俄罗斯学者并不否认饥荒的存在,只是在饥荒发生的原因、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饥荒是否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政策方面,他们与西方学者之间存在一定争议。多数研究 30 年代苏联饥荒的学者认为,1932 ~ 1933 年乌克兰饥荒是由苏联农业集体化政策的错误、不利的天气条件、苏联向国外大量出口粮食等多种因素导致的严重后果。其中,农业集体化运动对农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粮食征购的高指标是使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关于这场饥荒中的死亡人数,统计数字从 60 万到 1 500 万不等。俄罗斯研究 30 年代饥荒的专家 В. В. 孔德拉申依据档案文献《苏维埃农村的灾难:集体化和没收富农(1927 ~ 1939)》[文献集第三卷(1930 年末至 1933 年)](Под ред. Данилова В., Маннинг Р., Виолы Л.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 раскулачивание. 1927 – 193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3. Конец 1930 – 1933. М.: РОССПЭН. 2001. С. 885.) 做出估算:苏联在这场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超过 700 万,其中乌克兰的死亡人数为 300 万~350 万,俄联邦的死亡人数达 400 万。这一数字与乌克兰权威史学家 С. В. 库利奇茨基的研究大致吻合。俄罗斯学者否认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为了证明这一结论,В. В. 孔德拉申在《1932 ~ 1933 年饥荒》(Виктор Кондрашин. Голод 1932 – 1933 годов.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8. №12. С. 143.) 一文中依据大量档案文献提出以下几点理由:第一,认定饥荒是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主要依据的是饥荒目击者和受害者的见闻、证言。但是,目前关于 1932 ~ 1933 年饥荒的档案文献无法证实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推行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及相关措施旨在消灭乌克兰民众。第二,大饥荒与苏联粮食出口紧密相关。粮食出口是苏联加速工业化、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何况大规模出口粮食并非斯大林的发明创造。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为了获取其进行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沙皇俄国也曾大规模出口粮食。第三,种族灭绝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做法。如果饥荒是种族灭绝行为,斯大林就应当把事情做绝,拒绝向遭受饥荒的乌克兰提供任何援助。而档案文献证实,饥荒发生后斯大林曾向乌克兰提供过粮食援助。第四,因未完成粮食交售任务而没收农民所有粮食的现象在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出现过。第五,虽然斯大林出台了多项法令禁止农民从集体农庄出走,并强制迁移部分农户,但这些法令不仅在乌克兰,而且在苏联其他地区也实行过。第六,饥荒不仅造成乌克兰农村人口大量减少,也造成了苏联其他一些地区农村人口数量的急剧减少。

在从政治、文化和外交层面探讨俄乌关系的著述中,有几篇文章值得一提。

Н. 拉博佳热夫的《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乌克兰:地缘政治分析实践》(Работяжев Н. Украин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Западом: опыт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8. №9. С. 75 – 83.) 一文先论述了乌克兰地缘政治的特点: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决定了乌克兰是大国利益的交汇区,在夹缝中生存是乌克兰必须面对的地缘政治现实。随后,作者深入分析了乌克兰民众亲西方的主要原因:一、与西方国家相比,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缺少对乌克兰的吸引力;二、俄罗斯新闻媒体片面报道橙色革命,激起了乌克兰民众更大的排俄情绪;三、俄罗斯政治家对乌克兰领土主权的质疑和要求使乌克兰政治精英更希冀从欧洲大国寻求保护;四、俄罗斯政府的对乌政策缺乏连贯性。作者还从政治、经济和



安全的视角阐释了乌克兰对俄政策的矛盾性:乌既想维护本国的独立和安全,又希望这种政策不损害自身经济利益。最后,拉博佳热夫客观地谈到了俄罗斯的大国心态给乌克兰民众造成的恐惧心理。他写道:“2008年4月初,普京在布加勒斯特北约峰会上对美国总统小布什说:‘乌克兰连国家都不是。乌克兰算什么?它的部分领土属于东欧,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土是我们俄罗斯给予的。’”

A. 富明在《排俄让乌克兰失去未来》(Анатолий Фомин. Русофобия лишает Украину будущего.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10. №1. С. 93 – 104.)一文中着重介绍了尤先科执政时期,乌克兰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乌克兰语的国语地位,同时在学校教育和新闻媒体中排挤俄语的情况。尤先科的这一政策不仅加剧了乌克兰国内族群之间的矛盾,也恶化了俄乌两国的关系。

尼·伊·雷日科夫的《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是从语言、宗教和文化等国家认同的视角来分析苏联解体后的俄乌民族矛盾的很有价值的著述。雷日科夫是一位知名学者,曾经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对苏联解体的情况非常熟悉。他在书中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有关俄乌关系的内幕,特别是独立后的乌克兰政府在语言、文化、宗教和教育等领域采取的“去俄罗斯化”的政策措施给俄乌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

A. 乌姆兰德在《乌克兰与欧盟接近的内部与外部政治利益》(Умланд А. Внутри- и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выгоды сближения между Украиной и ЕС. //Зеркало недели. №17. 2011.)一文中谈到了乌克兰想要加入欧盟的原因:与欧盟实现一体化可以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同时,乌克兰在欧盟框架内成功实现民主化还会给其他独联体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起到示范作用。只要乌克兰能够通过融入欧洲来证明信奉东正教的东斯拉夫民族有能力确立和发展民主政体,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民众就会重新评价俄、白两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乌克兰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返回欧洲大家庭将起到积极作用。

俄罗斯学者B. 潘京的论文《乌克兰与俄罗斯和欧盟一体化的内外政治因素》(Пантин В. Внутри- и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факторы интеграции Украины с Россией и ЕС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2. №11. С. 50 – 56.)从乌克兰东西部纷争这一视角分析了乌克兰与俄罗斯、欧盟及北约关系的前景。作者认为,东西部的纷争导致了乌克兰外交政策的左右摇摆,任何谋求与俄罗斯一体化的倾向都会招致乌克兰内部亲西方势力的反感,

而亲西方政策又会遭到亲俄势力和俄罗斯的反感。考虑到这一关键因素,未来俄乌关系将呈现三种可能的趋势。第一种趋势:乌克兰加快融入欧盟和北约的步伐,俄乌关系日趋紧张。这种局面是在激进的反俄力量在乌克兰执政、美国推行旨在加剧独联体国家间关系紧张的政策、俄国内严重的政治动荡导致其经济急剧衰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的。目前这种可能性很小,但是在世界经济、政治局势出现剧烈动荡的条件下,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第二种趋势:乌克兰将继续在与欧盟一体化和与俄罗斯一体化之间采取平衡策略。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上,乌克兰将更倾向于与欧盟联系在一起,但顾虑到俄罗斯的反态度,乌克兰不会成为北约成员国。与此同时,乌克兰仍将在能源供应、农产品出口、军工等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等领域依赖俄罗斯。但是,乌克兰不会选择加入关税同盟,只会与该组织成员国保持紧密的经济合作,并部分参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统一经济空间建设。这种局面的出现需要一个前提,即激进的亲西方和激进的反俄政治力量不会在乌克兰执政,俄罗斯、美国和欧盟等在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博弈中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第三种趋势:乌克兰因东西部的分裂无法与欧盟、俄罗斯及其他欧亚经济共同体国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在此种情况下,乌克兰将成为分割欧盟与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地缘政治空间”。这种可能性尽管很小,但是在乌克兰面临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而执政党又无力解决国家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紧迫问题的前提下仍然存在。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俄学术界多侧重于对乌克兰危机的起因、前景及危机对乌克兰和俄罗斯外交的诸多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如 В.彼得罗夫斯基的《乌克兰危机视域下的俄罗斯和东亚》(Владимир Петровский. Россия и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нет» санкциям, «да» новому миропорядку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014. №10. С. 52 – 65.)一文指出,鉴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俄罗斯为了摆脱外交上的孤立局面,仍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战略合作,以削弱制裁带来的诸多方面的不利影响。

乌克兰独立后,国内的学术机构十分重视对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工作。拉祖姆科夫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乌克兰国家战略研究所和乌克兰外交学院等几家科研机构是乌克兰的俄罗斯研究中心。2006年,乌克兰拉祖姆科夫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出版了有关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的研究报告。报告阐述了冷战结束



后,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双边政治关系、经贸合作等领域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指出目前乌俄关系受国际形势和国内政局影响较大,经济合作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由于乌克兰和俄罗斯均缺乏长远的双边外交战略,因此俄乌关系跌宕起伏,两国纷争不断。由于俄罗斯政府对北约东扩始终持反对态度,因此乌克兰加入北约被其视为对俄罗斯安全战略的严重威胁。该报告结论认为,鉴于乌俄在处理双边关系上长期战略的缺乏,外交政策的左右摇摆,以及国内外局势的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内,乌俄关系都会处于磨合期。

乌克兰国家战略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主要侧重于冷战后的乌俄关系、地区能源安全及经济一体化的研究。B. Ф. 索尔达坚科在《佩列亚斯拉夫的历史遗产和寻求解决 20 世纪俄乌矛盾的途径》(Солдатенко В. Ф.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Переяслава и поиск путей разрешения украин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противоречий в XX веке // Отв. ред. Сахаров А. Н.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украи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XVII – XVIII веках. М.: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2006. С. 37.)一文中谈到目前乌克兰学术界关于《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历史影响的几种观点:第一,该协议使乌克兰摆脱了波兰和蒙古人的压迫和奴役,有利于乌克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第二,通过该协议,乌克兰与俄罗斯结成了平等伙伴关系,乌克兰得到了大国俄罗斯的承认。第三,俄乌走上合并道路后,俄国不断减少,直至根除了乌克兰的民族特性。因此,协议给乌克兰民族带来的影响是相互矛盾的——“就像给溺水的人投去救生圈,挽救其生命,而同时等待他的是前途未卜的将来”。第四,协议是乌克兰严重的战略失误,导致乌克兰失去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特性。

C. B. 库利奇茨基是乌克兰研究 20 世纪 30 年代饥荒的知名学者,他在《为什么他要消灭我们? 斯大林和乌克兰大饥荒》(Кульчицкий С. В. Почему он нас уничтожил? Сталин и украинский голодомор. К.: Українська прес-група. 2007.)一书中认为,乌克兰大饥荒是种族灭绝政策,是斯大林为了一己之私对数百万乌克兰人的谋杀。书中认为大饥荒纯粹是苏维埃的民族自杀,大饥荒的原因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领导人试图推卸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经济破产应负的责任。斯大林对乌克兰共产党领导班子并不信任,制造饥荒的目的是把与欧洲为邻的民族共和国——乌克兰控制在苏联的版图内。

В. П. 达尼洛夫在《有组织的饥荒:全体农民灾难 70 周年》(Данилов В. П.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й голод. К 70-летию обще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трагедии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4. №5. С. 103 – 105.) 一文中则认为,斯大林对乌克兰饥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理由是:第一,饥荒与粮食征购行动直接相关,而斯大林对粮食征购工作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没有清醒的认识,导致苏联政府采取极端手段来征购粮食;第二,在苏联主要产粮区发生饥荒后,斯大林出台多项法令征集粮食,阻止农民从村庄出走;第三,斯大林在饥荒发生时仍然向国际市场大量出口粮食;第四,斯大林等苏共中央领导人对于饥荒的产生不但推卸责任,还对国际社会封锁消息,隐瞒饥荒真相,阻止国际社会对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В. С. 弗拉索夫在《乌克兰史入门》(Власов В. С. Вступ до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Підручник для 5 кл. загальноосв. навч. закладів. К.: Генеза. 2002. С. 234 – 235.) 一书中对于乌克兰在俄国和苏联版图中生活的历史做出总结,认为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共同生活的数百年间,乌克兰不仅文化遭到破坏,资源受到掠夺,而且自然环境遭受到严重污染,异族统治者完全不关心乌克兰的子孙后代,对民众的需求漠然视之,因此必须为乌克兰的独立进行斗争。

(三) 西方国家的研究现状

在西方,研究俄乌关系的机构主要集中在美国和加拿大,如美国哈佛大学的乌克兰研究中心和加拿大的阿尔伯特大学乌克兰研究所。哈佛大学的乌克兰研究中心成立于1973年,冷战时期主要研究乌克兰文化、历史和民族问题。苏联解体后,该中心开始把工作重点转向对乌克兰政治、经济改革和乌克兰对外政策的研究。颜色革命后,乌克兰的能源安全和北约与乌克兰的关系成为一些学者的关注重点。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乌克兰研究所在冷战时期主要研究乌克兰的文化和历史,而目前,这里的学者主要致力于对乌克兰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乌克兰对外关系的研究。

冷战结束后,西方学者发表了不少著述,从经济、政治、历史和外交的视角来剖析俄乌关系。塞繆尔·亨廷顿是世界公认的、从文明冲突的视角来预测冷战后国际关系发展走势的学界泰斗。他在风靡全球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指出,冷战结束后,国际冲突将在具有不同文明的国家间进行。他认为,由于乌克兰处在欧洲文明的断裂带上,因而,未来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将沿着以下道路发展。第一条道路:冲突(最不可能的道路)。第二条道路:乌克兰沿文明断层线分裂成两个相对立的政治实体,其东部可能与俄罗斯相融合(可能出现的道路)。第三条道路:乌克兰将是一个统一的、充满裂痕的、独立的国家,并且总体上与俄罗斯密切合作(最有可能的



道路)。无论未来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外交关系走势如何,自2013年11月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乌克兰局势和俄乌关系的急剧变化都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亨廷顿对俄乌关系走势的预测是很有见地的。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是享誉世界的美国地缘政治学家。他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一书中,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对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在欧亚大陆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未来的俄乌关系做出了独到、精辟的诠释。布热津斯基把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这片欧亚大陆比作一个地缘战略的大棋盘,作为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棋盘上的支轴国家,乌克兰对俄罗斯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他写道:“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少了乌克兰的俄罗斯仍可争取帝国地位,但所建立的将基本是个亚洲帝国,并且更有可能被卷入与觉醒了的中亚人的冲突而付出沉重代价。……但如果莫斯科重新控制了拥有5200万人口、重要资源及黑海出海口的乌克兰,俄罗斯将自然而然重获建立一个跨欧亚强大帝国的资本。”

美国学者基思·C.史密斯的论文《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波兰和乌克兰的能源政策:一种悄悄的新帝国主义?》(Keith C. Smith. *Russian Energy Politics in the Baltics, Poland, and Ukraine: A New Stealth Imperialism?* //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4.)分析了俄罗斯能源外交和俄乌之间的能源合作与纠纷。作者认为,普京政府的政策对那些依赖俄罗斯能源的国家推行民主化、市场化政策构成了严重挑战。在过去的几年中,莫斯科越来越利用其能源垄断地位来影响邻国,包括乌克兰、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尽管将俄罗斯的经济辐射力称为帝国主义有些夸张,但是其邻国还是感受到了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新殖民主义特征。

保罗·J.德安内里的《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中的相互经济依赖》(Paul J. D'Anieri.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Ukrainian-Russian Rela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一书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解析俄乌关系对乌克兰独立的影响。作者认为,独立后的乌克兰面临着主权独立与经济依赖的两难困境,由于缺乏长远的经济发展战略,乌克兰领导人经常面对主权独立与经济矛盾的矛盾。德国学者艾琳娜·克罗帕切娃的《俄罗斯对乌克兰政策:一个新帝国政策的个案?》(Elena Kropatcheva.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owards*

Ukraine: a Case of New Imperialism?^①)一文在阐释俄罗斯外交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论述了冷战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作者指出,俄罗斯在发展对乌关系时带有一定的帝国主义色彩,但是未来的俄罗斯对乌政策不可能成为新帝国主义外交。乌克兰将长期处于北约和俄罗斯地缘政治与安全博弈的中心地位。

美国学者保罗·库比塞克所著的《乌克兰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是一部从历史恩怨视角来解析当代乌俄关系的佳作。作者利用在利沃夫国立大学执教的机会,搜集了大量乌克兰出版的、有关乌俄关系的文献资料。这本书以清晰的思路、较为客观的笔墨为读者勾勒出了乌克兰历史的全貌,对影响当代乌俄关系的重大历史事件做了较为详尽的解读,并对橙色革命后的乌俄关系走势做出预测。

安德鲁·威尔逊在《乌克兰危机对西方意味着什么》(Andrew Wilson. *Ukraine Crisis: What it Means for the We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一书对乌克兰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阐释。作者认为,乌克兰危机已升级为地缘政治危机,这是自冷战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俄罗斯长期存在的“帝国野心”促使其采取各种手段影响试图加入欧盟和北约的独联体国家的外交政策、美国对该地区的外交疏忽,以及西方对普京保守主义价值观的误读是导致乌克兰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

综观国内外关于俄乌关系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学者多侧重于对影响当代俄乌关系的诸多问题,特别是经济、政治和外部因素等问题的研究,而缺少对影响俄乌关系的历史事件的深刻了解。实际上,只有深入理解俄乌历史上的恩怨,才能对当代俄乌关系的诸多问题做出更好的解释。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学者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与中国学者的研究不同,他们对影响当代俄乌关系的重大历史事件,如300多年前的俄乌合并、乌克兰分离主义运动、沙皇俄国对乌克兰的民族同化政策、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化政策等给予了更多关注。遗憾的是,在研究这些具体事件和问题时,俄乌两国学者和政治家们多是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难以得出公正、客观的结论。例如,根据1654年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乌克兰东部正式并入俄国版图,一些激进的

①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International Young Researchers Conference “Eurasian Empire: Literatur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Responses to Russian Rul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7–29 October 2006. (详见 http://www.miamioh.edu/cas/_files/documents/havighurst/orienting/kropatcheva.pdf.)